

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疏為謂管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管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終始常一則其事無敗也故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貨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學不學復眾民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眾人所過分之學爾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本性也眾生起妄失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致九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純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為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為法常知下勸用功而勤修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為化者貴夫無為恬恢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今質樸如愚爾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不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以智治國國之賊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即當去賊而取福知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為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江海章第六十六前章明好智生惠示玄德大順之規

此章明善下為主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善下則為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

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謙言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

邪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為物所

推尚爾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知先人直以撝謙後已先物

物自先之爾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

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

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為

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為春望之如

日既不為重為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

而無厭倦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

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

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前章明善下為玉標聖人

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實以慈之行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實勸其用慈又八句復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歎德爾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人皆謂我道虛無

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答之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賸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

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修不殊何足

稱大乎也夫若語助爾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

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象似然有

此三寶甚可珍貴爾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為事始和

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夫慈故能勇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

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勇

於濟度後引證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儉故能廣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

益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

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

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

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士

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疏慈為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

拒戰則能全眾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

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

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

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

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前章明惟大不

之行此章明為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歎是謂不爭

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

善為士者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

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

故云不武

善戰者不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賢驅除而

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怒故云

善戰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疏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

善勝也今柔遠能迥盡暢慈和不與敵爭

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善用人者為之下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

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

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

者常謙而為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貴

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已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

其力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

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前章明善士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忘吾實初一切標字以設問次六

句示行以辨明復四句中或用兵知慈來者必勝

用兵有言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

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

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

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誠今當須以慈自守

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

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

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

而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

疏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仍無敵

疏仍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

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執無兵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

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戢干戈則

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

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

失吾慈之寶矣今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

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

禍之大者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

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前章明用兵之章戒其輕

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慈善知易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達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

由後歎聖人之謙玉以勸勤行之上士爾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疏老君云我所言以暢於理暢則言忘

故易知也吾所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

無為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

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

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

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

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

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行邪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之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羸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於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前章明揚理之教示其易

知此章明了悟之心虛忘為上首標迷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結歎至人不知是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

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

故云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

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何以其病凡夫有

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

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前章明了心之智以虛忘

為上此章明虛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初標人不要威則禍累斯及次無使下勸人虛心靜欲則神不取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

末積成病累為彼太威人不能慎其細微

則至於大可畏也

無狹其所居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

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熾神營為滑性則

精氣散越則生忘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

以存長久之道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

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

人故云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今無可畏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

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自愛不自貴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

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

聚錫耳

聚錫耳

故去彼取此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化引凡

愚寓言之爾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前章明達妄之病有可畏之威

此章明勇取之為成殺身之咎初標敵與不敵利害之殊次明天道無善戒人勇敢後歎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

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

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得無害乎

大之道不爭而善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

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

勝也

不言而善應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咸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縯然而善謀

疏天道玄遠縯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疎而且遠賞善罰惡不

失毫分也

失毫分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